

流行在大陆词语中的“港台来客”

刁晏斌

由题目看，本文讨论的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，因为关于大陆词语对港台词语的吸收，或者说港台词语对大陆词语的影响，很多人都已经谈过了。但是，我们却还不能说，这方面的所有问题都已谈深谈透，再无讨论的必要了。本文就打算换一个角度，看看港台词语进入大陆后，给大陆词语及其使用带来了哪些变化。

大概言之，在港台词语的影响和冲击下，大陆词语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八点：

1. 增加新词语

这种情况最多，人们首先注意到和谈论得比较多的，也是此类。这样的例子简直是太多了，除他人所举外，以下再信手拈来几例：

(1) 达尔文古典生物“进化”的理论太过简单浮浅了。（《永恒的谜底》，《人民文学》1996.12）

(2) 至于居室的内外装修，室内设施档次，以及对艺术品的收藏等细枝末节的考量，更在其中。（《光明日报》1997.3.30.7.）

(3) 央行八管齐下力推国企改革（《中华工商时报》1997.4.8.1.）

(4) 疯狂“飙车族”——一个问题少年的犯罪历程（《新民晚报》1998.2.10.A9.）

上引用例中，“太过”义为说话或做事等超过一定的程度或限度，与大陆原有的“过于”基本相同；“考量”与“考虑”标本相当；“央行”为“中央银行”之省，这里指中国人民银行；“飙车”指冒险开飞车比赛摩托车，而“飙车族”则为参加这一活动的人；“问题少年”指违反少年应遵守的行为规范，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少年。

2. 增加义项

这种情况也相当多见。同一词语，大陆和港台都有，但是表义不同，港台义进入大陆后，大陆的词语一方面保留了旧有的意义，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义，从而使单义词变成了多义词，而多义词的意义则更多了。例如：

(5) 通过产业整合，一拨超级大公司新鲜出炉，发出惊世光芒。（《辽宁经济日报》1997.9.2.4.）

(6) 中奖者将获赠专为40年庆典设计的珍藏纪念版彩电。（《大连晚报》1997.7.25.2）

(7) 大酬宾义卖活动4月11日登场（《大连日报》1997.4.10.5.）

(8) 大连万达队主教练迟尚斌一直揪着的心终于可以踏实下来，轻松的笑意写在他的脸上。（《足球周报》1997.12.5.2.）

“出炉”原指某些东西从炉中取出，如面包、钢水等，而现在又指发表、出现、产生等；“版”原只用于书刊报章等，而此处却用于电视机；“登场”原只指演员上场，现又义为开始（举行）；“写”本来已有几个义项，这里又多了一个显露、展现之类的意义。

3. 非常用义变为常用义

比如“品质”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所列的义项有二：①行为、作风上所表现的思想、认识、品性等的本质；②物品的质量。在很长的时间内，大陆使用的是第一个意义，而第二义极少使用。在港台，“品质”只表第二义，而现在，第二义在大陆也很常见，这样，非常用义也就成为常用义了，例如：

(9) 升佳地板，品质超群（《大连日报》1997.9.10.6.）

再比如“检讨”，除了“检查缺点错误”义外，也有“检验研究”义，但十分罕见，而现在，还是由于港台的影响，也变得比较多见了，如：

(10) 检讨旅行社（《中华工商时报》1997.4.20.6.）

4. 扩大使用范围

实际上，前边第二点讨论的增加义项，就是使词语的使用范围扩大了，不过，这里我们所指的是另外一种情况。

比如“太”，在港台作副词用时有“极”义（据《国语日报字典》等），以下仅举一例：

（11）他迅速的对我们全家看了一眼，这一眼中包含了太多的意义。（琼瑶《我的故事》第一部）

“太”在大陆作副词用时，原有三义：①表示程度过分；②表示程度极高（用于赞叹），如“太好了”；③很（用于否定），如“不太好”（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）。

现在，由于港台“太”字“极”义的影响，大陆的“太”在表示程度极高时，也不限于赞叹了，并且这样的用例还十分多见，由此，就使得“太”的使用范围扩大了。例如：

（12）他说这里是“富饶的贫困”，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水利资源，还有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，这里有太多的事可以做。（《光明日报》1997.3.30.3.）

（13）在它那跨越了几十年的章节里，既有太多太多的真挚，也有太多无奈和苦涩。（《家庭》1997.3.）

再比如“做”，大陆本来用得不多，因为相同的意思经常用同义的“搞”“干”等来表示。而在台湾，“搞”通常只用于贬义，“干”又常有下流意味（与大陆之“操”相当，见《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》），因此用得都很少，而“做”（有时也写作“作”）作为“代动词”用得却十分多。现在，大陆“搞”和“干”用得也比以前少了，“做（作）”则扩大了使用范围，用得比以前多得多。例如：

（14）（我们）给法清寺出了一本专集，出了一个画册，做了一个资料片。（《因果》，《人民文学》1996.12.）

（15）新闻评论部也做过一些焦点类节目。（《浪也白头》，《江南》1996.5.）

（16）（苏越）两年前在做歌的同时就把目光转向电视剧。（《大连日报》1997.4.5.5.）

5. 提高了使用频率

前边提到的“太”和“做”，在扩大使用范围的同时，也提高了使用的频率，而除此之外，提高了使用频率的例子还有许多。比如某些语气词，以前用得很少，现在由于港台的影响，使用得明显多了：

（17）哇，把八路军隐藏在鲜花丛中，多么浪漫的行止！（《告别花都》，《解放军文艺》1996.12.）

（18）免收联网费¥100！机会不是人人都有噢！（《新民晚报》1997.9.25.23.）

（19）国庆节的四天假期是人们入冬前休闲娱乐的大好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哟！（《中华工商时报》1997.9.26.7.）

6. 古旧词语复活

这方面的例子也有不少，这里只举“甫”和“翘楚”，台湾大陆各举一例：

台湾：

（20）（许载）且比赛不认真被判六个月“球监”，甫于最近“获释”。（《中央日报》1996.11.26.17.）

（21）……以AIC地产公司及亚世置业（股）公司为翘楚。（同上21版）

大陆：

（22）新春后，鄂州小伙子阿龙带着女朋友小琳来沪打工，甫下十六铺码头，马路对面，鳞次栉比水果摊上各色奇瓜异果令他们心动。（《新民晚报》1997.3.9.22.）

（23）（××房地产公司）成为房地产业的翘楚。（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广告）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，“甫”标为书面文言词，义为“刚刚”，而“翘楚”（义为杰出者）则未收。实际上，除了“甫”在“惊魂甫定”中偶可见到外，这两个文言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消失了，而现在，它们却又复活了。

7. 产生仿造词语

时下新词语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仿造，而有一些新词语仿造的对象，就是港台词语。比如，早些时候，由“的士”引出了“打的”，而由“的”又引出了“面的”（出租面包车）、“摩的”（出租摩托车），甚至于“拐

的”（由瘸子驾驶的机动三轮车）、“板的”（供出租的人力板车）等。

前边我们举过“央行”的例子，台湾有“中央银行”，简称“央行”，大陆没有中央银行，于是“好事者”就以“央行”指中国人民银行，而由“央行”又仿造了“央视”，指中央电视台，如在北京有“央视新闻咨询中心”。

以下一例也很有意思：

（24）商家为了促销，往往也仅仅选上很少一些商品，打折打得让人“跌掉眼珠子”以吸引顾客。（《大连日报》1998.1.18.1.）

本人认为，这里的“跌掉眼珠子”是由港台的“跌眼镜”（喻指事情或其结果出人意外）而来的，这一“发明者”的思路可能是这样的：既然“跌眼镜”是出人意外，那么，连眼珠子都跌掉了，岂不是更出人意外吗？

8. 出现新的搭配形式

在港台词语的影响下，不少大陆以前没有的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产生了，例如：

（25）让索菲亚（按，婚纱摄影楼名）引爆您致命的吸引力！（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广告）

（26）地下名店街精华保留店热卖中！（《大连日报》1997.10.20.8.）

（27）金长城 97春季新品强势出击——小巧轻便的金长城超薄型笔记本等系列产品盛典出场（同上3.26.10.）

例（25）中，“引爆”的居然是“吸引力”，而这“吸引力”又是“致命”的！例（26）“热”修饰了“卖”，而“精华”也当成了形容词；例（27）的“强势出击”和“盛典出场”，也都为前所未有的。